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九百七十四　宋　李昉等　編

行狀四

司徒兼侍中北平郡王贈太傅馬燧行狀一首

贈絳州刺史馬府君彙行狀一首

司徒兼侍中上柱國北平郡王贈太傅馬公行狀

權德輿

曾祖君才皇右武侯大將軍南陽郡公祖珉皇左右集作

鈐衛倉曹參軍累贈尚書右僕射父季龍皇大同軍使嵐州刺史幽州經畧副使累贈司空汝州郟城縣臨汝鄉石臺里馬燧字珣（唐書作洵）美年七十太傅英朗特達剛中方正體苞五常致其用以賛皇極國有二柄壯其猷以合神武終始盛烈為唐宗公原夫代有勲德延耀儲祉王佐之業至公而光年十四從師講學因輟卷喟然曰大丈夫當建功立名以康濟天下豈能矻矻為章句儒耶讀左氏春秋孫吳兵法與歴代君臣大本成敗大

較忠賢功用奇正方畧會其歸趣如指諸掌十九丁内
艱泣血三年以孝聞天寶末安禄山擁幽陵之師南向
以光禄卿賈循為留後公以書干循勸諸逆將向潤容
牛庭玠等然後傳檄仗順可覆而取之循疑留不决竟
及於禍踰月間行至恒山時河朔披攘集作擾物情恟懼
方以褒衣長裾游談感激因其謀而扶義建節者衆矣
寶應中陳鄭節度李凉公抱玉移鎮上黨雅知公才表
為晋州趙城尉時王師既破史朝義乃復河洛有回鶻

可汗之助因肆暴而歸以功自負其強難屈節將使上介致餼皆懼不敢行公官方解巾忽病不讓徑詣其壘申明要約氣盛詞直衆皆擾(集作優)從可汗乃授以旗幟委之供辦且曰有犯禁者公其董之於是蕃部肅然莫不畏服後有酋長求賂於公者立斬十餘人可汗大駭疾驅出境安人禁暴之畧兆於斯矣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居將相之重恃父子之勇可汗又其子壻也藉以為援將有異圖公密覘其情靖(集作立請)為之備初偽范陽

節度李懷仙與相衛恒定等四帥相繼來降懷恩結為黨助奏復其職至是擁衆據汾上子瑒圍太原相衛餽運以相掎角至安陽説其帥曰懷恩憯刻以逞欲其子輕佻而好勝人人自為計坐待帳下之變耳深陳利病勸喻激切繇是感公言至涕泣改圖因約懷仙等三人奉章獻欵既回鶻北歸懷恩與瑒繼死公之明識遠畧皆此類也本使尋奏改左武衛兵曹叅軍歷太子通事舍人著作郎以至秘書少監兼殿中侍御史轉營田節

度二判官永泰中拜鄭州刺史兼侍御史至是頒六條撫四方分憂於上施恵於下時兵食方調杼軸其空乃闢其田畝均其戸版每歲一稅百姓便之生齒益息庶物蕃阜大歴中改懐州刺史其夏大旱公以救災沴莫若修教化掩骼埋胔蠲苛恤隠使皆得其欲而無窮人端居潔誠默以心禱至七月穭禾滿野庸亡者襁負而至朝廷以汧陽被邊宜得人式之守拜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公乃訓州師脩器備郡城之西有路與蕃境相

直凡二百餘步上連峻峯公乃躬自行視塞其蹊隧功
堅力省疆埸以寧又置譙門於阨狹之地中制扃鐍上
施干櫓積歲之患旬日而安連帥憚公威望日盛羈留
幕府因以受代家居京師者久之先皇帝召見奇其才
授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未旬月屬河陽三城逐其師
擇可以撫寧之者特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河
陽三城使是歲大歴十年也夏五月汴宋兵馬使李靈
燿以濮陽叛俄據浚郊國家始務靖人特屈常憲因以

節度留後授之而又結魏師以畧東郡不利六月詔公與淮西節度李忠臣夾攻之時寇鋒寖盛忠臣每合皆北將棄師以免者數矣公嘗激以壯志或紿之吉夢忠臣既慚且憤引師復還先是請忠臣軍汴南公軍汴北每與虜角所向無前敗之於滎澤又破之於西梁固至是靈耀以其勇悍者八千人號為餓狼營盡鋭來拒公引戲下決戰遂勝入鄭時魏之救兵二萬距大梁三千里所疑是許公又合諸侯之師用奇設伏以敢死士三千

人皷譟先登大敗之魏將軍單騎遁去靈耀以其徒宵潰翌日餘黨以城内八千人降於公公悉讓忠臣推而不處閉壘移疾退於坂橋其士吏鹵獲悉以家財購而復之大梁之人至今知感履險則忠以盡敵成功則讓以保身此又將帥之明哲也十二年三月詔復魏博之地諸侯班師公乃歸鎮河陽秋雨暴至河泒决溢軍吏等具檝櫂請公登舟以避公曰城中凡數十萬户吾寔主之而苟以一家求安所不忍為既而人皆感泣水不

為患十四年閏五月皇帝即位深燭理本以太原王業所起國之北門非勲德爛然者不能鎮定特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於是脩班制正事典險其走集訓其輿師講車徒戰陣之法教金鼓聲氣之節分晝之下變化如神自是烽候罷警匈奴不敢南向而牧矣建中二年夏六月來朝京師加兵部尚書封豳國公初魏博席伯父之勢而得專地既踰年與東平常山復為從約七月魏以兵三萬

圍邢州攻臨洺昭義節度上請公為援朝廷許之十月公會昭義之師與神策行營兵馬使故太尉西平王於漳州先是魏以淺郊之敗讋公威望至是以節度之師專征伐之任兵刃完利部校訓齊軍聲大振士氣益厲魏人又分銳騎合恒定李惟岳之衆萬人集作於臨洺南雙岡下樹柵以自固公自晨至晦急擊大潰殺其將楊朝光時臨洺之圍濠集作楊壘四匝復與招義鼓行而集作軍前腹背受敵飈塵翳景士皆決死凡百餘合公自據

西濠口扼其喉以鼙鼓之兖徒蹴踏亂相蹂蹈收其車重兵械各數十萬魏人棄集作委營而遁邢圍迎潰上嘉其功拜尚書右僕射先是公與軍吏約曰苟戮力成功者當竭産以賞至是悉索家錢輿車服臧獲等闕

上下視其功之薄厚散於軍中約五十萬且曰苟可以夷患難勉師人赤誠之外無非長物故盡其私積賈其餘勇士皆歔欷感激集作勵爭以効命報焉優詔褒異命史臣書之且詔有司以量入之賦如其數以復於公

其毀家佐軍經費（集作賞）厚下皆此類也三年正月魏人又乞師於東平恒山衆且四萬壁於洹水公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且以河陽三城常所訓定上請為助有詔從之乃建三橋夾河為壘乘變出奇如環無端初則銜枚以趨敵因乘其未備後則薙草以滅火使計不得用然後分鋭士飈馳以犯之而後從之獲首給者殆半餘皆走林溺水僵尸相屬腥穢川陸公愀然曰是皆平原人也彼但暴服之耳亦既就死（集作斃）忍其委骨肉如是

耶使得以族屬收瘞既而聞者（聞作閒）知感繇是洛博二州僞署刺史各以其地來降鄴魏之間以咫尺之書招下二十餘城朱滔誘其隣帥復來助寇四月公有魏城之捷五月詔同門下平章事仍封北平郡王時諸軍連捷師留且久或有（集作已）復其侵地則怠於攻取公具以上聞有詔朔方節度李懷光應援征討六月朱滔以漁陽之甲三萬至于城下初諸侯有議班師者公曰彼三戰三北假息孤城且宿兵十萬閒援強而退縱敵生患

何以復命於朝廷耶既而郡師相勵皆百其勇七月加魏州大都督府長府仍充魏博澶相四州節度招討等使四年二月又敗之於成集作城安魏軍退於館陶深壁以自固以十月盜臣竊發鑾輅狩于近郊公忠憤𨷂逼集作迫寇圖方畧懷光統朔方之旅乘歸心以赴難公謡臂伏泣以大節感動之時朱滔抬連北虜邊鄙日聳公謂諸將曰夙駕整旅以扈屬車人臣之分也集作爾儻北都不守即兩河三川揺矣豈行師捍患之義也耶乃還

太原遣行軍司馬王權統鋭騎五千與監軍使者赴在所集作行在又令男彙與大將等男各一人赴馬軍食禄賜器備服用一以條奏獻於行宫公初旋師也以晉陽大鹵用武之地北蕃東夏且有外虞而都城之東平坦受敵乃股引汾晉三川漲為平湖能順地沕以導水勢守陴者歲減其役濵河者日厚其生而又廣堤濬池宻樹如織金湯自固板榦不勤其明智善利之及人也如此公自出車累歲功捷相繼而軍中衣食多出寇境河東

之人省調給饋運之勞歲減其賦封內相賀因中貴人以聞願刻金石詔從其請公避名不伐懇疏方止其勞謙之詞邦人誦之此所以尊而光晦而彰者也公常揣摩諸侯開導勸善能通其變以誘其衷盡益友之直諒啟純臣之志畧因所以建大順立大勳者有焉興元元年二月李懐光貪天犯上銜連逆泚脅其人以河中叛公威聲素振壤地相接支郡屬城降者繼至秋七月皇帝既平大盜乃清宮廟加河東保寧奉誠等軍行營副

元帥有詔許公與諸軍同討河中九月既望師及于絳僞刺史王克同棄城而遁餘黨來降分徇下縣進軍寳鼎斬其將條唐書作徐伯文先是懷光之師勇於豨突至是獲甲首千數兇徒奪氣矣貞元元年六月公以軍國大要非表章所盡釋位來朝親稟睿略乃屈指成筭請三旬芻粟以平之秋七月與河中節度使今侍中咸寧王及同華邠寧之師次于長春宫公以單騎傳于城下名大將徐廷光西向受命且以君恩喻之曰兵興以來逾

三十年而朔方之師最為忠力今乘時自效若建瓴水豈甘心嚮禍終汗鋒刃耶開陳逆順聲涕交感又曰跬步之內矢石所及若決為匪人亦在今日因披襟直前當之廷光顒伏拜泣莫敢仰視抗詞未畢堅壁洞開公徑入撫安奉宣皇澤於是城中周呼曰吾等復為王人矣八月公與咸寧合軍而東至于焦離堡降其將尉珪乃次河中陣于城下懷光傳首其衆請命是舉也不勞師獻功如其平素（集作素馬）就加侍中歸鎮北都三年二月

來朝京師寇戎既清乙罷藩鎮六年拜司徒兼侍中詔有司具儀法冊命禮賜備厚昭德報功人臣榮之屯師河中也靈武節度杜希全獻體要八章上因著君臣箴以賜之公奉表陳賀上又賜公宸扆台衡銘各一首公令男暢詣闕謝恩並請揭而書之於起義堂之側詔下優答其畧曰卿有訏謨濟代之誠保衛輔朕之志情之所尚遂飾以詞比夫盤盂自銘亦異輔佐同德遂許刻石無賜題額寵渥之盛冠耀當時五年九月嘗與故太

尉西平王同對於别殿上曰卿二人與朕休戚是同各
賜圖形麟閣并御製文命皇太子書於閣壁至於君使
臣臣事君選賢與能之盛盡忠作憲之績煥乎天文與
日月並明矣九年十月公以足疾久闕朝請因至中書
奉表起居名對拜舞手悞至地上驚遽自起以接之公
慙惶跼蹐感甚以泣上曰元首股肱本為同體卿之疾
痛何異朕身乃遣中使𥿄懐幹扶掖下殿十一年二月
以年及懸車再表讓侍中優詔敦獎終不得請八月十

七日薨于安邑里私第皇帝震悼不視朝四日先是詔宰臣詣宅問疾御醫禁方旁午於途疾劇遺表指陳邉事純誠至公言不及私薨之明日詔贈太傅又詔文武百寮就宅弔哭京兆尹護喪萬年令為副司農卿嗣吳王巘充弔祭使鴻臚少卿王權為副賻贈絹二千疋布五百端米粟二千石二十七日命太常卿裴郁副使少府少監路恕備禮持節册命上所以待大臣之禮備矣惟公始以文史叅佐至于牧守師（集作將）帥功業見乎變

德刑焯於時所以順天時從君命布皇澤宣國威能竭忠力而為藩衛理軍如家馭下以誠拊循厚而士勵法禁明而衆整誓師鞠旅皆樂為用料敵制勝如在彀中此戰之所由克也凡再分兵符而三破劇賊開相府十四年以上公居中者九年至於盡沃心之言當注意之重密啟詭詞人莫得而知之昔舜之官人也禼作司徒龍作納言惟公居之周之命將也方叔元老申伯于藩惟公嗣之加以馮異之推功趙奢之饗士子囊之城郢

文子之不屬其子惟公備之故葳時為饎追遠盛公侯之禮會朝鳴玉拜後聯卿士之榮公之展孝也公之教忠也凡自府辟多為國華登中朝以潤王度分外閫而貞師律公之知人也公之舉善也洪範之乂用三德嚮用五福惜公不踰期頤其他則無不及也德輿自右集作左補闕三歲而為右史掖垣之屬備承功烈褒獎之禮獲奉命書來今先遠有期祖載將及易其名者敢告有司謹狀貞元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宣德郎守起居舍人知

制誥雲騎尉權德輿謹上尚書考功夫建侯行師先王之所以懲不恪也考行尊名先王之所以勸人臣也謹按故司徒兼侍中上柱國北平郡王贈太傅馬公勤勞王家功德茂盛其謀猷合於君其忠利加於人也用登公相以殿邦國今體魄則降日月有時敢録實行請徵謚法謹狀集作上

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韓愈

君諱彙字某其先為嬴姓當周之衰處晋為趙氏晋亡

而趙氏為諸侯其後益大與齊楚韓魏燕六國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趙時破秦軍閼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馬為氏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生喬卿任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生君才隋末為薊集作薊令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衆武徳初朝京師拜武侯大將軍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為左鈐衛倉曹參軍事贈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為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崔元翰銘其徳於

碑在新里司空生㸂為司徒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謚莊武武之勲勞在策書君其長子也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授河南府叅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甲𧝓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嘉喜非集作其勤超拜太常丞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松柏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貞元十八年七月七蜀本作十二十五日終于

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贈贈絳州刺史布帛百疋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官守集作官舍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其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其姪為繼室是為陳國夫人陳國集作夫人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已生其薨也君與少府喪之猶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滎陽鄭氏王屋縣令況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食菜飲

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恒置左右子男二人赦前左衛倉曹叅軍敗右清道率府胄曹叅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系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為行狀乞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文苑英華卷九百七十四

文苑英華卷九百七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行狀五

祕書少監陳公行狀　柳宗元

五代祖叔明陳宜都王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祖某皇晉

陵郡司功參軍父無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祕書少監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公姓陳氏自頴川來隷京兆萬年胄貴里諱京旣冠字曰慶復舉進士為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祕書少監自考功已以集作來凡四命為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疴輿曳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于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兄前監察御史

璿仲兄前大理評事萇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嘗吏于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歴中公始來京師中書常舍人袞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館致餼厚以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為也某嘗為北都賦未就願即而就焉其宫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闗閈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所由興苟得閒而覩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利來非集作蓋興前志也吾

不能敢辭遂逆大河踰北山彷徉而歸賦成果傳天下為咸陽尉留府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為博士舉疵禮修墜典合于大中者衆焉涇人作難公徒行以出奔闕官守段忠烈之死上議罷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況其特異者乎上用之其勞勤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狩告（集作住所）至上行罪已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謹於理

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為相者公曰天子加惠羣臣而引慝焉德之厚也而為相者復無以大警于後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公大呼曰趙霈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上迎訪太后閒集作問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初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不陰授其旨意而為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為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中凡

二十年動集作勤以為請殷祭之不墜繄公之忠懇是賴故宜有赤紱銀魚之報焉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内官懲其上下之勤輓汲之難也謁于上請更之上下其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儉足以為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贊集作替之也奏議不可上又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祕書官六員隸殿内而刋校益理納資為胥而仕者

罷之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為之名曰貞元御府羣書新録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為膳有餘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當受三倍由公而殺其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羣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為能益器之與信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感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鄭吏部高太常為相而以祕書命公所以示

優之也公有文草集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馬相如揚雄之詞而其詁訓多尚書爾雅之説紀事樸實不茍悦於人世得以傳槀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推黄炎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舉大包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揚子所謂仲尼駕説者耶夫其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誡也太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奪也立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茍就也害之不茍去也其忠

類朱雲其孝類頪考叔其廉類公儀休而又文學以輔之五字文集作以之學以輔之而天子以為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為公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歿毁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某贈太子太保宗元故集賢史也得公之遺事於其家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貞元八年集作永貞元年是八月五日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輒奮擊折人手足椎釜鬲甕盎盈集作棄道上袒集作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集作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

事今不忍人無暴冦（集作冦暴）死以亂天子邉事公誠以都
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
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以刃
剌酒翁壞釀器酒流（集作留）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
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
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于軍孝德使數十
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
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馬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

戴吾頭來矣甲者諤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一有為字）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舉（集作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

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擊柝衛太尉且倶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農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來（集作永）諭諶諶盛怒召農者

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勿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

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昔（集作夕同）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兩（集作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之其故封識具存

段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某月日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集作出入二字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甞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呴呴集作姁姁常低首拱手促集作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行信

信行集作直備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大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狀

故銀青光禄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行狀　柳宗元

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讀祖尚素皇潤州曲河縣令父慶休皇渤海郡渤海縣丞贈蔡州刺史工部尚書汝州梁縣梁城鄉思義里柳渾年七十四狀公字惟深其先河東人晋永嘉年有濟南太守卓者去其土代仕江左公

實後之柳氏自黃帝后稷降於周魯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載在左氏內外傳及太史公書自卓至公十有一代為士林盛族著于南朝歴代史及柳氏家諜惟公質貌魁傑度量宏大弘和博達而遇節必立恢曠放弛而應機能斷其居室奉養撫字之誠儀于宗戚而內行著其蒞政柔仁端直之德洽于府寺而外美彰焉凡為學畧章句之煩亂採摭奥旨以知道為宗凡為文去藻飾之華靡汪洋自肆以適已為用自始學至于大成兟嗜文

集注意鑽礪俢不知遊息戚不待夏楚儒言經（蜀本作雅）旨夙有聞知年十餘歲有稱神巫來告曰若相法當夭且賤幸而為釋可以緩而死耳位祿非若事也公諸父素加撫愛尤所信異遽命奪去其業從巫之言也公不然之（二字集作可）且曰夫性命之理聖人所罕言搢紳者（集有所字）不道巫何為而能言之耶（集作盡之也）且令從之而生去聖人之教而為異術不若速死之愈也於是為學甚篤其在童幼固不惑於譎恠（集作恠譎）矣開元中舉汝州進士計

偕百數公為之冠禮部侍郎章陟異而目之一舉上第調授宋州單父尉操斷舉措通乎細大潔廉檢守形於造次加雲騎尉秩滿江南西道連帥聞其名辟至公府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靡獘殘耗假守永豐令公於是用重典以威奸暴鋪大和以惠鰥嫠敺除物害消去人隱吏無掊權乾沒之患政無犯令尨戎集作茸之蠧宰制聽斷漸於無訟集作訟息耕夫復於疆封集作封疆商旅交於闤市既庶而富廉耻興焉既富而教庠塾列焉里閈大變克

有能稱遂表爲洪州豐城令到職如永豐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馬夫器宏者恥効以圭撮之任足逸者難局以尋常之地公遂滅跡藏用遁隱于武寧山羣公交書諸侯走幣皆謝絕不就方將究賢人之業窮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動德耀集作德耀而輕紱冕遺榮養素恬淡如也朝右籍甚有聲徵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裝束上道公常好大體不爲細故家之迫速集作束非其志也以疾辭授右補闕不隱忠以固位不

形直以干集作于名除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赴江西與租庸使議復榷鐵及常平倉便宜制置得以專任蜀本作征和鈞關石之緒出納平準之宜國利人逸得其要術集作道遷侍御史充江南西道都團練判官時屬支郡不知連帥之職公請出巡盡征之地大詰姦謬所至風動其有非常之政裕于人者必舉其課績歸之使府而集無而字又以文采慇懃歌詠之俾其風謡誦聲聞于他部達于京師而後已改祠部員外郎轉司勲郎中餘如故就拜

袁州刺史公於是酌古良牧之政宜於今者宗而奉之考諸理國之說稱於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昭明物則以教之禮示優裕之德以周惠利綏九賦推廣厚之心以固和慈保萬人明其制量臨長羣吏示之法禁考中備敗無不得其極理行髙第朝廷休之召拜諫議大夫充淛江東西道黜陟使將舉其能政端于外邦也公則脩虞書之考績舉漢代之課第處事詳諦無依違故縱之敗奉法端審無隱忌峭刻之文時分部

所繫於公尤重陵江並海竟吳越之域皆所蒞焉復命稱職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賢殿學士奉翊儲后脩其宫政統理文籍紀于秘府拜尚書左丞直而多容簡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務宏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銀青光禄大夫遷為右散騎常侍涇卒之亂公以變起卒遽盡室奔匿于終南山賊徒訪公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問焉公變名氏以紿之捎家屬以委之賊遂執公愛子榜箠訊問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顧即步

入窮谷披草徑踰蓁（集作秦）嶺由褒駱朝于行宮上嘉其誠節不時召見公頓首流涕累陳計畫賊平策勳賜輕車都尉封宜城縣開國伯拜尚書兵部侍郎初公名載字元輿至是奏請改命以滌偽署之汙是歲盜據淮滸方議討戮宰相以大理評事李元平者有名以為才堪攘寇拜為汝州羣臣望聲狥利者皆曰德舉公獨慷慨言於朝曰是夫喋喋衒王而買名者也王衍誤天下殷浩敗中軍華而不實異代同德往且見獲何寇之攘時

人不之信也未幾盜襲汝州以元平歸凡百莫不嗟服馬俄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登庸翊聖集作登匡翊聖皇猷大政造膝盡規諫之志當事無矜大之容援下情于上以酌天心順嘉謩于外用彰君德故一有致字績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彰布於外敷聞在下者十有一二焉貞元初上以甸服長人天下理本於是親擇郎吏分宰於京師外部未幾而人謠大和擊壤之頌歸於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僕射平章蜀本有重字事張延賞忭蹈稱慶

公俯伏不賀且曰甸服之政固宜愼重然則此眉眉者特京兆尹之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以承大化京兆當求令長以親細事夫然後宜捨此而致理可謂愛人矣然非王政之大倫也不知所賀上深然之漢惠悅曹參之言絳侯慙曲逆之對考之前志我無負焉旣而西戎乘閒入邑詐以請盟侍中北平王遂建議許之自公卿已下以集作莫有異慮公獨陳謀獻畫言戎之詐固不可許竟留中不下而前議遂行於是册

命上將涖盟諸戎果縱兵逼好大毆掠而去上名對前殿嘉嘆者久之時諫臣有廷爭陷於訕上者上未之善也公從容俟間陳古以諷所以示寛裕之德招讜正之言詞旨切直意氣懇懇動合聖謨卒見納用無何工人有以埋乘輿服器得罪於左右者有司以盜易御物請論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詔因抗疏曰跡其罪狀未甚指明方春殺人懼集作恐傷和氣上覽之大悅即原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於邦典

聖君含育之德彰于天下論者難之時上相與光祿卿
裴腆不協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闕陰請貶之制命既行
公堅執不下請訊支計之吏校其供入之實原本定罪
窮理辯刑而腆竟獲宥克復本職白志貞有羈靮之勤
獻利集作謀屢中上嘉其功效特寵異之方議大用公以
為胥徒雜類出自微賤負乘致寇盜之招也累疏以聞
而止公竭誠盡忠憂勞庶務有耄忘之疾懇逼集作廹陳
讓除右散騎常侍罷知政事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於

昌化里終於散地故褒贈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誠之節侃侃焉無所屈也故處心積慮博謇之道表于朝端弼違釋回朴忠之誠沃於帝念內有敢言之勇進當不諱之明用能直道自達而無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壟之土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宮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傭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孝恭慈仁義行也集作子恭父慈善行也 拊循致理能政也直廉潔

静儉德也拒疑獨斷明識也其冒危以扞牧圉大節也犯顔以陳訏謨至忠也有一於此尚宜旌褒矧茲備體烏集作馬可以巳固當飾以榮號章示後來而故吏遺孤淪寓遐壤久稽尋典罪在宗屬敢用評隲舊行敷贊遺風若乃揚孔氏褒貶之文舉周公懲勸之法徵於誄謚則有司存謹狀貞元十五年三集作正月日故銀青光禄大夫右散騎常侍輕車都尉宜城縣開國伯柳公孫將仕郎守集賢殿正字宗元謹上後有尚書考功狀英華元編在八百四十一卷

論議

門

文苑英華卷九百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九百七十六至八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楊兆豊

文苑英華卷九百七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行狀六

襄州别駕白府君行狀一首

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度支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贈太傅董公晉行狀　韓　愈

曾祖仁琬皇任梁州博士祖大禮皇贈右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晋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

里人少以明經上第宣皇帝居原州公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集有既以二字聞名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昇為衛尉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如京師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由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紇立可敦詔兼侍御史

賜紫金魚袋為涵判官廻紇之人來曰唐之復土疆假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視公公與之言曰我之集作取回紇之力焉約我為市馬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復土疆爾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五至集有吾字數皮而歸貲邊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集有故字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兩舉手

曰不敢復有意於大國自回紇歸拜司勲郎中未嘗言回紇之事遷祕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將軍今上即位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三司使選擢才俊有威風始公為金吾始（集作未）盡一月拜太府由太府（集無此三字）九日又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亂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又拜國子監祭酒兼御史大夫

宣慰恒州於是朱滔自范陽以廻紇之師助亂人集作心字大恐公既出至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與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寛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之臣乎彼為臣而背其君苟能集作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不

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朝夕戮死者也故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絶而起兵襲取之清宫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亦泣則又語於其將卒如語懷光者將卒呼曰天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卒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能出口及當事乃更疎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

温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集作之字明年上復京師拜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又為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在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道由秦漢已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故其事卒不聞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已集作退以表辭者八

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詞疾作不能事凡將大臣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宣致詔詞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兵部尚書入謝上語問（問字集本作移時）

日晏復有入謝者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畿汝（蜀本有州字）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由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度支營田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汴州自大歷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人（表本無一人）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畋遊無度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

為節度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彦林作亂求殺萬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迺復欲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實從不以兵衛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行宿圃田明日食中牟逆者至宿八角明日惟恭與文表作及諸將至遂逆以入及郛三軍緣道讙聲底人壯者呼

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吴湊代之及輩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之而後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不及謀遂出逆旣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蜀本有初字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不復加厚焉至萬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懐之至于惟恭每加厚焉故士集有寧字卒驕不能禦則置腹

心之士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須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肉公至之時時字集作明日皆罷之貞元十二年七月也八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員外郎度支營田判官職事修人變蜀本作俗表本作民化嘉木生白鵲集倉烏集作烏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

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威懷有所疑輒使來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不許及有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計不先定至於集作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二月三日薨於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日汴州亂表本有故字君子以公為知人公之薨也汴州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其郛闤道讙呼公來之初今公

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止東人以完今公歿矣人其集作誰與安始公為華州亦有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有問者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升為金紫光禄大夫勲累升為上柱國爵累升為隴西郡開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先公終公四子全道溭唐書作全素瀣按表本蜀本作全道全溪下同全素瀣溪系表及韓愈作董溪墓誌溪全素全瀣下同按唐世辭並無全字蓋全道全素出於賜名也全道全素皆上所

賜名全道為祕書著作湲為祕書省祕書郎全素為大理評事瀣為太常寺大祝皆善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垂編録謹狀集作伏上貞元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亳頴等州觀察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金紫光禄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都督廣州諸軍事兼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

營田觀察制置本管經畧等使東海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户徐公行狀　李翺

曾祖仁徹隋吉州太和縣丞祖玄之皇考功員外郎贈吏部郎中諫議大夫考乂皇汾州司户叅軍贈信州刺史京兆府萬年縣青盖鄉交原里東海徐公年七十公諱申字維降東海郯人永泰元年寄籍京兆府舉進士得秘書省正字初辟廵官於江西乂掌書記于嶺南行營哥舒氏之亂平奏授大理評事轉司直兼監察御史

賜緋魚袋又充節度判官于朔方改授太子司議郎兼殿中侍御史選授洪州都督府長史時刺史嗣曹王舉江西兵討李希烈故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有成曹王薦之遷韶州刺史四十餘年刺史相循居于縣城州城與公田三百頃皆為墟縣令丞尉雜處人集作民屋公乃募百姓能以力耕公田假之牛犂粟種集作與字食所收以其半與之不假牛犂者三分與其集無此字二田久不理草根腐地增肥又連遇宜歲得粟比餘田畝盈若干凡積

粟三萬斛將復築室于州故城令百工之技以其藝來者與粟有差刺史臨視給與吏無所行其私以故人皆便信應募者數千人陶人不知墁而塗有餘圬人不板築而墻有餘築人不操斤斧而工有餘陶者圬者築者工者各以其所能相易未十旬而城郭室屋建立如初刺史以官屬遷于新城縣令之下各返其室創六驛新大市二道四館器用皆具曲江縣五百人以狀詣觀察使請作碑立生祠公自陳所為不足述假令如百姓言

乃刺史職宜如此何足多者不願以小事市名觀蜀本作干察使嘉其讓容以狀聞遷合州刺史其始來也韶之集有人字戶僅七千凡六年遷合州及其去也倍其初之數又盈四千戶焉初先夫人歿於江西遭賊難未克返葬寓于西原公不赴合州表請奉喪歸祔于河南府偃師縣既滄景觀察使奏請景州刺史河北之俗刺史闕其帥輒以寮屬將校自為之不請者有年矣宰相累進刺史名皆不出及名公入言合上旨遂下詔遷朝散郎使持

節景州諸軍事景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兼御史中丞
賜紫金魚袋尋加節度副使其明年滄景節度使始朝
其二年又朝遂留詔以其從父兄代之奏公充行軍司
馬公遂以信州府君塋近漕河表求改葬於重山詔許
之既徵入京師遷朝散大夫使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
守邕州刺史本管經畧招討使御史中丞賜紫如故是
歲貞元十七年也詰俚盜除其暴掠良聚攻禁下集作不
如令通蠻夷道責土貢大首領黃氏帥其屬納質共賦

黄氏周氏韋氏儂氏皆羣盜也黄氏之族最強盤亘十數州周儂集作韋氏之不附之也率羣黄之兵以攻之而逐諸海黄氏既至羣盜皆服於是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寧息無寇害其明年制遷使持節都督廣州諸軍事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觀察本管經畧等使散官賜集作此字如故前節度使歿掌印吏盜授人職百數謀夜發兵為亂事覺奔走公至陰以術得首惡殺之不問其餘軍中以安蠻夷俗相攻刼羣聚縁道發輙

捕斬無復犯者蕃國歲來互市奇珠瑇瑁異香文犀皆浮海舶以來常貢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賈以饒二十一年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元和元年詔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封東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餘如故詔書未至有疾薨於位三佐藩屏之臣五為刺史一為經畧使一為節度觀察使階累升為金紫光祿大夫爵超進為開國公官亟遷為禮部尚書其事業皆足以傳示後嗣為子孫法享年七十雖不極集作登於上

壽儒者榮之前夫人渤海髙氏子皆早夭後夫人扶風竇氏封國夫人有子元弼前右衛倉曹叅軍以讀書屬文為業謹具歷官行事如前狀請牒太常編録謹狀

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禮部尚書韓公行狀　前人

曾祖泰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祕書郎贈尚書左蜀本作右僕射公諱愈字退之昌黎某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晝能記他生

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以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為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祕書省校書郎為觀察推官晉卒公從晉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為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恊律郎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為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縣令政有惠於集作于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名集作命其子改江陵府法曹參軍入為權知國子博士

宰相有愛公者將以文學職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飛之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真博士入省為分司都官員外郎改河南縣令日以職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為職方員外郎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處以罪則下不受屈既柳澗有犯公由是復為國子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郎中修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

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為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禄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六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士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及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矣朝廷之賢恬然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為貴議多與裴度相異惟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為恥集作懦甚大兵不可

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未滅上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是以公因本官集作此三字兼御史中丞賜三品服及魚三字集作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郾城公知蔡州精卒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亟白丞相請以兵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

未及行而李愬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柏耆以計謁公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柏耆口占為丞相書集有明禍福使四字柏耆袖之以至鎮州王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丞相歸京師公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集有時字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

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得能集作長梁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有以男女為人隸者公計傭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禮而陋於容學官多豪族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能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奔走聽問皆相喜曰韓公來為祭酒國子監不寂寞矣改兵部侍郎鎮州

亂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庭集作廷下同湊為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觀事勢無必於入公曰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遂疾驅入庭湊嚴兵拔刃弦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庭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所為本非庭湊心公大聲曰天子以為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以節寶不知公共健兒語未得乃二字集作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

史為國打朱滔滔遂敗奔集無此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公告曰兒郎等且勿語聽愈言愈以為兒郎已不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矣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為逆與順利與病二字集作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來禍福為兒郎等明之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者乎衆皆曰無又曰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為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旄集作旗節子與孫雖在

童幼幼童集作者以為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祐皆在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仗節皆三軍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謹讙集作曰侍郎語是侍郎語是集本不用疊此句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泣謂公曰侍郎來欲令庭湊何所為公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以棄之耳而尚書久圍之何也庭湊曰即出之公曰若真則無

事矣因與之宴而歸之牛元翼果出及還於上前盡奏與庭凑及三軍語上大悅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郎凡令史皆不鎖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所以畏鬼者以其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之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為例六軍將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

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囚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出紳為江西觀察使以公為兵部侍郎紳既復留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爭何事公因自辯數日復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罷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厚性通論議多大體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内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孤養於嫂鄭氏及嫂殁為之服朞集作

眷服以服之深於文章每以為自揚雄之後作者不生集作出其所為文未嘗放集作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於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為法有集二十卷集作四小集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處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藥食必視本草年止於四十二某踈愚食不擇禁忌五集作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

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謹具任官事跡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并牒史館謹狀

故鞏縣令白府君行集作事狀　白居易

白氏芊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鄭建之子勝居于吳楚間號白公因氏焉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為名將乙丙已降是也裔孫白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後非其罪賜死杜郵秦人憐之立祠廟於集作于咸陽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于太原子孫因家

馬故今為太原人自武安已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髙祖諱建北齊五兵尚書贈司空曽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諱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諱温朝請大夫檢校都官郎中公諱鍠字確鍾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學善屬文尤工五言詩有集十卷年十七明經及第解褐授麃邑縣尉歴晉陵縣尉汜水縣尉集無此八字洛陽主簿酸棗縣令酸棗有善政本道節度使令狐章知而重之秩滿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賜緋金魚袋充滑臺

集作毫節度參謀軍府之要多咨度焉居歲餘公常規章之失章不聽公因留書移章不辭而去明年遷授河南府鞏縣令在任三考自鹿邑至鞏縣皆以清貞靜理聞於一時公為人沉厚和易寡言多可至於涉是非闗邪正者辯而守之則確乎不可拔也大歷八年五月三日遇疾歿於長安春秋六十有八其年權殯集作歷於下集無下字非邽縣下邑里夫人河東薛氏薛氏集作夫人之父諱徹河南縣尉大歷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歿於新鄭縣之私

第享年七十以其年權窆於新鄭縣臨洧里公有子五人長子諱季庚庚世系表同集作庾不同襄州別駕事具後狀次諱季殷徐州沛縣令次諱季軫許州許昌縣令次諱季寧河南府參軍次諱季平鄉貢進士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孫居易等始發護靈櫬遷葬於下邽縣集無此字義津鄉北原而合祔焉謹狀

襄州別駕白府君事狀　　前人

公諱季庚字子申鞏縣府君之長子天寶末明經出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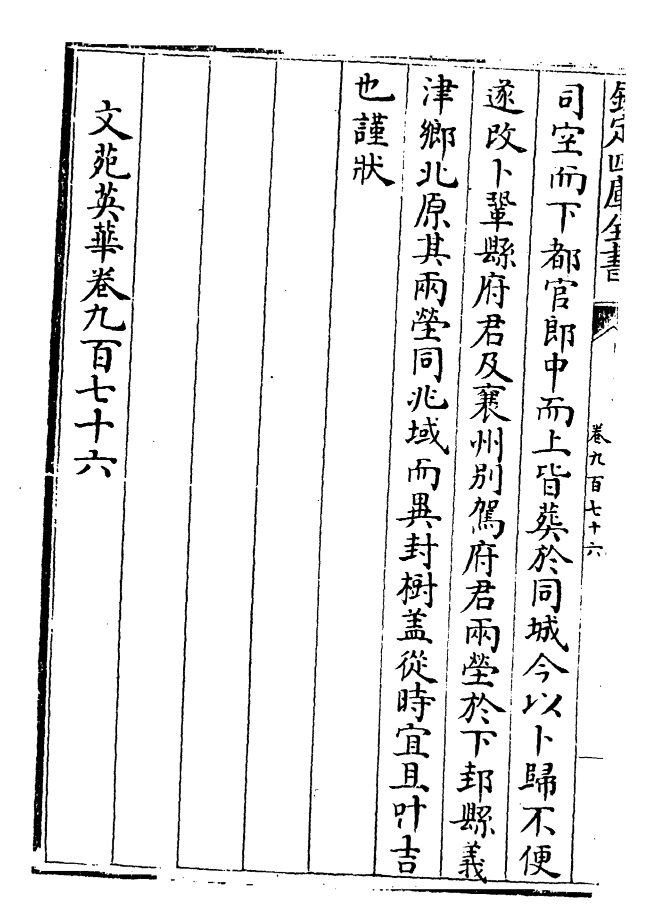
解褐授蕭山縣尉歴左武衛兵曹叅軍宋州司户叅軍
建中元年授彭城縣令時徐州為東平所管屬本道節
度使反反之狀先以勝兵屯埇口絶汴河運路然後謀
東窺江淮朝廷憂虞計未有出公與本州刺史李洧潛
謀以徐州及有口城歸國反拒東平東平令集作遣驍將
信都崇敬石隠金等率勁卒二萬攻徐州徐州無兵公
合吏民得千餘人與李洧堅守城池親當矢石晝夜攻
拒凡四十二日而諸道救兵方至既而賊徒潰運路通

首挫逆謀不敢東顧蹊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埇口等三城到于今訖不隷東平者寔李洧與公之力也德宗嘉之命公自朝散郎超授朝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別駕賜緋魚袋仍充徐泗觀察判官故其制云今徐州集無州將忠謀翻然仗集作効二字順協其誠美共賛國集作良圖我懋爵賞俟茲而受宜加佐郡之命仍寵殊階之序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檢校大理少卿依前徐州別駕當道團練判官仍知州事故其制云嘗宰彭城挈而

歸國舊勲若此新寵蔑如集有或字不延厚於忠臣將何勸於義士宜從亞列再貳徐方秩滿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別駕秩滿本道觀察使皇甫政以公政績聞薦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襄州別駕貞元五集作十是年十集作五月二十八日終於襄陽官舍享年六十有六某年權窆於襄陽縣東津鄉南原至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嗣子居易等遷於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從輩縣府君宅兆而合祔焉夫人潁川陳氏陳宜都之後祖諱璋利州刺史考

諱潤坊鄜城縣令妣太原白氏陳氏（集作夫人）無兄姊弟妹八歲丁鄜城府君之憂居喪致哀主祭盡敬其情禮有過成人者中外姻族咸稱異之十五歲事舅姑服勤婦道夙夜九年迨于奉蒸嘗睦娣姒待賓客撫家人又三（集作二）是十三年禮無違者故中外凡為家（集作冢）婦者皆景慕而儀型焉及別駕府君即世諸孤（集作子字）尚幼未就師學陳氏（集作夫人）親執詩書夙（集作晝）夜教導恂恂善誘未嘗以一呵一抶加之十年之（集作餘字）閒諸子皆以文學仕進

官至清近實夫人慈訓所致也為女孝如是為婦順如是為母慈如是舉三者百行可知矣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潁川縣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于長安宣平里第享年五十有七其年十月八日從先府君祔于皇姑馬有子四人長曰幼文前饒州浮梁縣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曹叅軍翰林學士次曰行簡前祕書省校書郎幼子金剛奴無禄早世初高祖贈司空有功於北齊詔賜莊宅各一區在同州同城縣至今存焉故自



司空而下都官郎中而上皆葬於同城今以卜歸不便遂改卜鞏縣府君及褒州别駕府君兩塋於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其兩塋同兆域而異封樹盖從時宜且叶吉也謹狀

文苑英華卷九百七十六

文苑英華卷九百七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行狀七

工部尚書致仕崔淙行狀一首

左金吾大將軍柳晟行狀一首

浙江西道觀察使崔郾行狀一首

吏部侍郎沈傳師行狀一首

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致仕上柱國中山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陜州大都督博陵崔

公行狀

呂温

曾祖諱承福皇朝太中大夫廣越二府都督祖諱先意皇朝朝議大夫鄧州刺史父諱巘皇朝朝議大夫鄭州長史贈左散騎常侍狀𢑱藻天理立為人極敬終端本彼所以將就誠明襃殁勸存此所以砥礪名教然而以道行已晦而彌光大君子之行也以法考行直而無黨賢有司之職也且曰獻狀則唯所知公清莊而和博厚

而敏岐嶷而夙茂羈貫集作丱而老成性約情充靜專動直出入孝悌周旋忠信始以明經上第調佐夏陽次以詞麗甲科超尉王屋事廹於官而舉言廹於事而揚欲蔵智而蒙稱來求不近名而聲華見逼故相左僕射張公時尹洛京首得才實洎鎮荆蜀致於幕庭再兼理官專領記室揵集作健筆良畫二邦有閒旋遘内艱毀瘠僅立善居得禮族黨稱之免喪之歲天子南狩太尉西平王大會兵車將圖匡復公首膺辟任濬發義心琴未成

聲覆及於路感激而將星芒怒謀謨而兵祲廓清翠華既還優典斯及拜殿中侍御史時有寵臣為京兆者政以暴聞吏有冤獘公表陳枉直伏閤待旦言忠主悟事寢風生以繩違稱職轉侍御史以求瘼慎選為華原令大兵之後旱歲為虐公勞徠不倦弛張以宜復流庸於潤屋闢曠土為多稼俄改歙州刺史地雜歐駱號為難理下車而簡其約束期月而明其信誓然後破散谿眾剪鋤山豪既去害羣之奸遂寧挺集作挻險之俗徵拜長

安縣令威聲先路不肅而理鋩刃餘地所投皆虛擢同州刺史國歉於豐量賑為雜號里倉者三百所而凶年備矣戒以暴骸諭之速朽成薄葬者九百家而奢俗懲矣郡人有豪奪鄉惸陰持吏夫朋構訟（集作紛）獄累政患之（集作所患）公斷以尋斧破其囊橐人樂其殺而法制行焉郡城自禦寇之餘復隍殆盡朝貢所經夷夏何仰公悅使襁負大興版築下不知役而扁固立焉其餘則去思有碑詳在纂述可覆視也朝議陟明遷於陝服封介晉

楚寄分函洛而戒備不脩兵庫虛閑公乃鳩工以利器閱實以練卒金革中度義勇知方既而有淮西之役晨令暮具凜然而可觀矣河出城下造舟為梁經費僝集作始匱工敗決相繼公乃沉石而雙固中沚省艦而三分巨流集作渠水與意會勢若天成既而有奔濤之沴智勝功顯終然而無害矣其餘則三降璽書就加爵秩是明徵也移疾入覲貳職冬官歸載不過圖書留府盈乎粟帛豐公約私於是乎在至既陳乞以尚書致仕集作政室不

交要路之肎口不言當代之事就陰委順談者多之公

自解巾至於撤樂思不踰矩動無集作不越思以忠貞為

仕模以勤儉為家訓身居侯邸清節如初男降王

姬素風愈厲羈孤聚室人各忘其亡布褐分庭士

不知其貴體溫柔而事至能斷性坦易而物莫得

窺集作能窺當官不務於名聲所去必遺其功利旺謡

尚在時論可徵已踰書葬之期請舉易名之典謹狀

元和三年四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致仕

贈陜州大都督博陵崔公從彌集作外生甥朝議郎司封員外郎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呂温謹上尚書考功夫立身之道始於君親中於其人終於其身若府君者居喪有聞臨難有功善其始也勤於官業恵於鰥寡敬其中也家事以理年至而退謹其終也率是三懿光于前訓以咨謚法無媿至公謹狀

銀青光禄大夫檢校户部尚書左金吾大將軍

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南縣開國公食邑二

千户贈紫金魚袋太子少保柳公行狀

沈亞之

曾祖該皇任陵州録事叅軍贈陵州刺史祖岑皇贈祕書監父潭皇太僕卿駙馬都尉贈司空狀公諱晟其先河東人也肅宗時詔取儒賢配主其父以門業集作業中選拜太僕卿尚和政公主主及太僕繼喪而公年始十二孝聞宮𢯱既去喪代宗憐之召養宫中令與皇太集無太字子諸王俱受學故公得通籍中禁詔以吳大瓘為之

師又以大瓘子通玄通微互為助教令十日考學績青集無此字勸所進乾元初除尚舍奉御得歸故邸又詔吳大瓘通玄通微令就舍授學廣德中加檢校太常卿賜佩金魚及德宗即位以公故奉銅輦將欲加賜還官集作宮非未幾而屬東西狩矣公徒走會難奉天因泣奏曰臣願得尺詔持而入東都購其豪人以為效德宗嘉集作奇其忠賜詔如奏公於是僞裝入賊軍中見賊僞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光晟公大說曰陰滲之災魚鼈遊其墀壇

即陽光赫明是輩不知枯桂之地者公等寧能從其桂哉乃出詔示常等皆奉詔伏興集作與與誓約所歸未及期會樞籍宦官朱既昌陰以公之狀飛告泚遂為泚捕繫定死矣泚詰二將詞不伏即從於外獄稍寬之有頃賊兵累敗守吏益怠公因其共繫者十餘人謀相與脫其錮髡而走之奉天德宗為之撫背流涕明日乘集作寢輿幸漢中公奉鑾至南梁還拜原王府長史貞元六年改嘉王府長史其後集作歲餘翰林舍人吳通玄謫死公為疏

陳雪再進不得命公之季止公曰上方怒寧可為也
公不聽公章卒三肓於是德宗寤之謂公見義不回賜
書寵勞竟雪通玄改澧州別駕十一年入為少將作永
貞初遷大將作加朝請大夫起崇陵功以檢校左散騎
常侍居使内作封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又加銀
青光禄大夫起豐陵功贈上柱國元和初西蜀叛發岐
隴邠涇朔方太原及山東六郡之卒皆屬長武軍詔以
高崇文討之既誅三蜀大困而漢中最險狹益不能賑

輸所奉中朝以公（集作器）用當濟遂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持節帥漢中始詔諸征蜀卒各還故部而獨以漢中卒三千人移戍梓州其卒以為始去父母鄉里既勞而歸及境乃不得見其閭亦以公（集無此字）功自賴今則從之謂若謫耳皆蜂（集作鋒）奮食所引刃援弓追中貴人時公行未及郡聞之遂疾驅倍走往其所先勞之苦辛（集作辛苦）勞已乃問曰君等何以而成功乎俱曰某等伐鬭耳又問曰鬭何以而得伐俱曰驕不受指於天子公曰君

等既知闕以不受指而得伐又親滅之而得功反不受指耶今不受指即受滅也集作矣士卒皆免胄匍匐遂行所徙歲餘復入為大將作使匈奴先是戎相出視國使必自據偃以相辱傲公知之乃先謂曰聞若等常以去信為強亡禮自大禮信不為誠不仁也何足奉吾國乎於是單于諸王貴人聞之愕然失恃皆莫能辭見則改容跪伏遂致天子之命約信成禮而歸拜金吾右將軍始得居公爵益封千五百户加為大金吾九年加户部

尚書以大金吾為左將軍元和十三年三月九日歿享年六十九上聞之一日廢聽奏詔令集作命從官臨弔之賜賻粟帛贈太子少保強辯多學謙下好問困危以致其節見義不顧其私輸公之急某從寮其門得備前行謹以所聞所見實録於斯謹狀元和十四年七月十七日狀

銀青光禄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清河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戸贈吏部尚書崔公行狀

杜牧

曾祖綜皇任醴泉縣令祖佶皇任太子中允贈右散騎常侍父儆皇任檢校吏部侍郎集作郎中兼御史中丞袁州刺史贈太師公諱鄲字廣略風儀秀偉神深氣集作氣深厚即之如鑑望之如春既冠識者知不容於風塵矣貞元十二年進士集無二字中第十六年平判入等授集賢殿校書郎陝虢觀察使崔公琮顧公為賓而不樂之挈辭載

幣使者數返公徐為之起且曰不關上聞攝職可也受

署為觀察巡官後轉京兆府鄠縣尉遷監察御史殿中

侍御史刑部員外郎丁邠國太夫人憂杖而能起人有

聞焉服除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事千人百族必應進

而進公親自挾格肖法必留戾程必黜每懸牓舉牘富

室權家汗而仰視不敢出口宿吏逡巡縛手係舌顧措

一奸不能得之凡二年遷左司郎中加朝散大夫旋拜

諫議大夫兼知匭使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遊聲

色為事公晨朝正殿揮同列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衆之治之亂唐書本傳作治其亂懸於陛下自山以集作已東百城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親政事天下幸甚誠至氣直天子為之動容歛神慰而謝之遷給事中敬宗皇帝始即位旁求師臣今相國竒章公上言曰非公不可遂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命服紫金旋拜中書舍人仍兼舊職侍帝郊天加銀青光禄大夫高

承簡罷鄭滑節度使滑人仰(集作叩)闕乞為承簡樹德政碑(集作政德)內官進曰翰林故事職由掌誥學士上曰承簡功臣胥也治吾咽喉地克有善政罷而請紀入人深矣吾以師臣之辭且寵異焉居數月魏博節度使史憲誠拜章請(集作謂字)為故帥田季安樹神道碑內官執請亦如前辭上曰魏北燕趙南控成皐天下形勢(集作勝)地也吾以師臣之辭且慰安焉居數月陳許節度使王沛拜章乞為亡父樹神道碑內官執請亦如前辭上曰許昌天

下精兵處也俗忠風厚沛能撫之吾視如臂吾以師臣之辭而彰其忠孝焉是三者皆御札命公令刻其辭恩禮親重無與為比歷歲願出守本官辭懇而禮部缺侍郎上曰公可也遂以命之二年選士七十餘人大抵後浮華先行實轉兵部侍郎今上即位四年公亟請於丞相閤曰願得一方疲人而治之除陝虢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先是陝之官人必月赴俸錢五千助輸貢于京師者歲至八十萬公曰官人不能贍私安能卹民吾不能

獨治安可自豐即以常給無使雜費下至于鹽酤膏薪之品十去其九可得八十萬歲為代之官人感悅隨至短長不忍為欺萬國西走陜實其衝復有江淮梁徐許蔡之戍兵北出朔方上郡回中汧隴間踐更往來不虛一時民之供億吏須必應生活之具至于鉼缶集作缶筋是常碎於四方之手公曰此猶束炬以焚民也於是節宴賞截浮費凡金漆陶木絲枲之用悉為具之可饗數千人民一不知復有詔旨支稅粟輸太倉者歲數萬斛

如斂民也遠遠近近就積佛寺終輸於河復籍（集作藉）民而載之民之巨牛大車半頓于路前政咸知計不能出公曰管仲曰粟行五百里民有饑色斯言粟重物也不可推遷民受其弊況今迂直之計有不翅五百里乎公乃大索有無親執籌而計之北臨黄河樹倉四十間穴倉為槽下澍（集作注）于舟因隙僨（集作賞非）直不敗時務自壯者斛幼者斗負挈囊裹委倉而去不知有輸他境之民越逸奔走駢軫爭鬬願為陜民政成化行上國下國吏

口賛頌凡二年改鄂岳安黄蘄申等州觀察使囊山帶江三十餘城繚繞數千里洞庭百越巴蜀荆漢而會注焉五十餘年比北集作非有蔡盜於是安鄂三關鄂練萬卒皆傖楚善戰浸有戰風稱為難治有徃自集作自往矣公始臨之簡服伍旅修理械用親之以文齊之以武大剏廳事以張威容造蒙衝小艦上下千里武士用命盡得羣盜公曰刼於水者以盡殺為習雖值童耇而無捨焉比附他盜刑不可等於是一死之内必累加之盜相誡曰

公之未去勿觸其境然後黜并奸冒用公法也升陟廉能用公舉也撫護窮約用公惠也豪商大賈不得輕役不得隱田父子兄弟不得同販於是闔境之内有餘不足自公而均復建立儒宫置博士設生徒廪餼必具頑惰必遷敬讓之風人知家習八年秋江水漲溢公曰安得長堤而禦之言訖兵集作軍士齊民雲鍤雨杵一揮立就令行恩結有如此者千里之内如視堂廡雖僻左下里歲臘男子必以雞黍賀饋女子能以簪珥相問遺富

樂歡康肩於古治凡五年遷浙西觀察使加禮部尚書
公曰三吳者國用半在焉因高為旱因下為水者六歲
矣經賦兵役不減於民上田沃土多歸豪強茍悅所謂
公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酷甚於亡秦今其是也於
是料民等第籍地沃瘠集作增均其征賦一其傜役經費
宴賞約事裁節民有宿逋不可減於上供者必代而輸
之誠禱山川歲獲大稔復曰衣冠者民之主也自艱難
已來軍士得以氣加之商賈得以財侮之不能自奮者

多栖於吾（集作吳）土遂立延賓館以待之苟有一善必接盡禮因訪里閭必（集作益）知民之疾苦隨以理之纔逾期歳而吳民復振開成元年十月二十日薨于治所多士相弔曰使公相天子貞觀開元之俗可期而見也豈公不幸實生民之不幸也主上痛悼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公生知（集作得）靈和自干名立朝為公卿為侯伯未嘗須臾間汲汲牽率欲顯名於合道而仁義忠信明知恭儉欝積發溢自然相隨不立結約（集作約結）而善人自親不

設溝壘而不肖自遠不志於榮達而官位自及公內外閥閱源流集作派清顯拔於甲族而復甲馬親昆仲六人皆至達官公與伯兄季弟五司禮闈再入吏部自國朝以來未之有也上至公相方伯下及再命一命幕府陪吏之屬遍滿內外皆公門生公俯首益恭如孤臣客卿惕惕而多畏也自為重鎮苞苴金幣之貨不至權門親戚舊故周給衣食畢其婚喪悉出俸錢不以家為在家怡然未嘗訓勉子弟自化皆為名人居室卑庳不設步

廊賔至值雨則張盖躡屐而就于外位初鎮于陜或束挺經月不鞭一人至於驛馬令五歲幸全則為代之著為定制曰致一物於必窮之地君子不為其為仁愛而臻於此及還鎮鄂渚嚴峻刑法至於誅戮未嘗貫一等後一客或問於公曰陜鄂之政不一俱臻於理何也公曰陜土瘠民勞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之土沃民剽雜以夷狄非用威刑莫能致理政貴知變蓋謂此也聞者服焉嗚呼公之德行材器真哲人君子沒而不朽者

也易名定謚為國常典敢書先(集作先)烈達於執事附于
史氏云爾謹狀

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行狀

前人

曾祖某皇任泉州司戸參軍祖某皇任婺州武義縣主
簿贈屯田員外郎父濟皇任尚書禮部員外郎贈太子
少保公諱傳師字子言明春秋能文工(集作攻)書未弱(集無此字)冠知名我烈祖司徒岐公與公先少保友善一見公

喜曰沈氏有子吾無恨矣因以馮氏表生女妻之貞元末舉進士許公孟容為給事中權文公為禮部侍郎時稱權許進士中否二公未嘗不相聞於其間者今其年禮部畢事文公詣許曰亦有遺恨曰為誰曰沈某一人耳許曰誰家子某不之知文公因具言先少保名字許曰若如是我故人子後數日徑詣公且責不相見公謝曰聞於丈人或拔致中第是累丈人公舉遺其孤集作遺某進故不敢自達許曰至集無此字如公者可使我急賢詣公

不可使公因舊造我明年中第文公門生七十人時人比公為顔子聮中制策科授太子校書郎鄠縣尉直史館左拾遺左補闕史館脩撰翰林學士歷尚書司門郎中二字集作員外郎司勲兵部郎中中書舍人命服朱紫時穆宗皇帝親任學士時事機祕多考決在内必取其長循為宰相公之容補弘多同列每欲面陳拜章皆互來告公必取規議用為進退歲久當為其長者凡再公皆逡廵不就上欲面授之公奏曰學士院長叅議大政出為宰

相臣自知必不能為凡宰相之任非能盡知天下物情
苟為之必致敗撓況今百姓甚困燕趙適亂臣以死不
敢當願得治人一土集作方為陛下長養之因出稱病集作疾
特降中使劉泰倫起之公稱益篤故相國李公德裕
與公同列友善亦欲公之起詞說甚切公終不出因詔
以本官兼史職出歸綸閣久處密近思効用於外歷集作懇
請於丞相不已由是出為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
凡三集作二歲轉為此下諸疑本並同疑有脫逸按舊唐書沈傳書出為湖南入為尚書右丞

出為洪州轉宣州人困事繁惡易滋長官人調授少得防寬遠二字集作究疏通蹊逕人情物理無不曲盡吏欲為欺於此照驗之端必明於彼民有未伸於彼開張之路必在於此壘壘循環皆極根本為集作尤重刑罰杖十五至于死者每有一犯必具獄斷刑之後遍示幕府吏雖十人有一人以為小未可者必再詳究經費遊宴約事裁節歲有水旱不可減於常貢者必為代之江西宣州聯歲水災所貸萬計公善養性情自居方伯生殺之任喜怒好

惡是四者閉覆渾然雖終歲伺之不見毫髮故黠吏欲賊公之所向高下其事終不可得每處一事未嘗不從容盡理故所至之處富庶懽康理行第一每去任人吏泣送出境不絶自宣城入為吏部侍郎二年考覈集作覆搜舉品第倫比時稱精能宰物之望屬於僉議公每願用所長復治集作理於外及甍於位知與不知莫不相弔上悼惜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與公先少保俱掌國史譔憲宗實録未竟出鎮湖南詔以隨之成於理所時論

禁之公生得靈粹沛然而仁自幼及長未嘗須臾間汲汲孳孳欲及於道溫良恭儉明智忠信內積外溢自然相隨自布衣至於達官凡所交友皆當時名公獎美所長復救所不及三十年間無有攜問者公常居中雖有重名每苦於飢寒兩求廪鎮時宰許之皆先要公曰欲用某為從事可乎公必拒之至有怒者公曰誠如此願息所請故三集作一鎮幕府皆取孤進之士未嘗有吏一人因權埶入嘗擇邸吏尹倫倫黷滯闕事寮佐多言集作

憲之因請易之公曰某出京師面誡倫曰止可闕事不可多事是倫適能如此受不虛矣故三集作二鎮號為富饒凡十年間權勢貴倖之風不及於公耳苞苴寶玉之賂亦不至於權門雖有怒者亦不敢以言議公公然一作前後侵公其為守道自得皆如此類在家無杖咎呵責家人自化兄弟生姓雖絕服者入門飲食衣服指使其奴婢無二等親戚故舊周給所得皆出俸錢不以家為於京師開集作問化里致疑作置第價錢三百萬訖三一作二鎮

牽率滿之及在牀之日周身之飾易以任器京師仕（一作士）人雜然言議以為非今日之有指為異事嗚呼公之德行可以稱古之（集無之字）君子矣牧分實通家義惟（集作推）先執復以羼脉（集作耿）叨在賓席幼熟懿行長奉指教撤（集作泣）涕譔記以備闕以附于史氏云爾謹狀

文苑英華卷九百七十七